



文学固原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

2015—2016

入围作品集

《六盘山》编辑部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学固原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

2015—2016

入围作品集

《六盘山》编辑部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固原：首届《六盘山》文学奖2015—2016入围作品集 / 《六盘山》编辑部编.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 2

ISBN 978-7-5544-3395-9

I. ①文… II. ①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固原 IV. ①I218. 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30951号

文学固原——首届《六盘山》文学奖2015—2016入围作品集

《六盘山》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吴 阳

责任校对 马晓鹿

封面设计 星 秀

责任印制 殷 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2410

开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10千字

印数 1000册

版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3395-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首届《六盘山》文学奖颁奖晚会上的致辞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 王正儒

(2017年9月19日)

今夜的固原,星光璀璨,大家云集。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首届《六盘山》文学评奖颁奖仪式隆重开启。在此,我向辛勤审读评介的各位评委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最终实至名归的获奖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关注支持固原的各位领导、社会各界表达诚挚的谢意!

《六盘山》文学奖是固原首次设立的一个文学地标。它的地理位置在固原,它的视野却在全国,是我市面向所有文学志士设立的荣誉之碑。旨在体现“出人才出作品”,表彰精品力作,鼓励文学创作,促进文学繁荣发展,进一步提升《六盘山》文学期刊的影响力,打响文学固原品牌。首届《六盘山》文学评奖,我们聘请了区内外著名评论家、著名作家、资深编辑担任评委,体现了这次评奖的高标准、公信力和权威性。评奖公告通过网络、报纸、杂志等区内外主流媒体向全国发布,受到文学界以及广大读者、作者、作家的广泛关注。通过初选、初评、终评等环节的严格筛选产生了获奖作品。无论是获奖的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新人新作,主题鲜明,品位高雅,思考深入,意境丰富,表达独特,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同时获得了其他文学奖、入选文学排行榜,以及被全国性的选刊和选本转载。这些非同寻常的表现再次证明,我们的评奖不仅仅是一次文学活动,还是作者在创作之路上倍感自豪的一次自我突破,是冲刺全国大奖前夜振奋人心的一次淬火历练,更是文学固原在新的起点上融入中国文学大河的神圣奠基。

《六盘山》文学奖是文脉固原的传承代言。固原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这里有石窟文化的杰作须弥山,举世闻名的战国秦长城,享誉世界的鎏金银瓶等古迹文物,见证着固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曾经百官云集、农商发达,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讴歌固原的诗词歌赋,沉积为丰富的历史遗存和厚重的文化富矿。毛主席带领红军长征时写就的《清平乐·六盘山》已成为我国诗词文学长河中的瑰宝。这里从来不缺乏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源泉,这里是文学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扎根泥土,寻找灵感的理想之地。近年来,我们致力文学固原建设,“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文学之乡”相继在隆德、西吉落户,我市先后涌现出石舒清、郭文斌、了一容、马金莲等一大批文学人才。他们的作品受到广泛肯定,两获鲁迅文学奖、三获骏马奖,还冲刺了茅盾文学奖。“文学固原”已经成为对外宣传、推介固原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六盘山》文学奖是最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质的荣誉称号,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六盘山》文学奖是文学固原高原上最美的风景。六盘山作为红军长征中的胜利之山,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红色旅游名胜。而作为全国文学宝贵粮仓的固原,既是当地作家的精神高地,也是所有热爱文学的朋友汲取写作素材的富矿。这块独具魅力的热土,受到全国众多知名作家和文学大刊的关注与支持。今天获奖的既有宁夏本土的优秀作家、文学新人,也有蜚声中国文坛的名家大腕,体现了《六盘山》文学奖评奖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彰显了实力为王、作品为上的权威性。今后,我们将继续总结经验,以包容开放的形象,以借鉴学习的态度,以勇攀高峰的勇气,与社会各界朋友大力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把《六盘山》文学奖项培育成中国文学版图中绽放异彩的高峰,引以为荣的标杆。

我们期待通过《六盘山》文学奖的激励,催生更多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推出更多德艺双馨的著名作家,打造更亮的“文学固原”全国知名品牌。

再次感谢莅临固原的各位领导、各位作家、各位朋友,祝大家在固期间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小说

- 满儿 （马金莲） · 002
关于我丈夫 （陈继明） · 019
目光之刃 （李进祥） · 026
父亲的年轮 （王新军） · 037
流经楚国的江河 （刘荣书） · 049

散文

- 一个人的五年 （程耀东） · 064
家考三题 （火会亮） · 076
听石头说话 （嘎玛丹增） · 089
一丁白盖头（节选） （马进祥） · 102
散文二题 （李振娟） · 107

诗歌

- 源头之曲 （雪舟） · 118
或被误读的诗句 （马占祥） · 121
娜夜的诗 （娜夜） · 129
宁颖芳的诗 （宁颖芳） · 134
王怀凌的诗 （王怀凌） · 138
沈苇的诗 （沈苇） · 146

文学新人	郭玛的诗（郭玛）	·	160
	刀痕（马晓雁）	·	164
附录	关于印发《〈六盘山〉文学奖评奖办法》的通知	·	172
	《六盘山》文学奖评奖办法	·	173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评奖章程	·	175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评奖实施细则	·	178
	关于开展首届《六盘山》文学奖评奖工作的通告	·	183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初选作品公示（一）	·	185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初评作品公示（二）	·	188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终评作品公示（三）	·	190
	《六盘山》文学奖获奖词	·	193
	首届《六盘山》文学奖获奖作者获奖感言	·	195

小
说

满 儿

(短篇小说)

马金莲

这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太厚了,人踩过去能埋没小腿。院子里的雪被我们清扫光了,背出去倒在门前高高的埂子下。大门外清扫出一条人行道。剩下的我们想等日头出来一晒,让自然的力量慢慢去消融。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一个个穿着鼓囊囊的劣质羽绒服和肥大的毛绒裤,戴着狗头一样的大暖帽,但是鼻涕还是冻出来了,在嘴唇上明晃晃吊着。我和嫂子起了一大盆面,淘洗了白萝卜和黄萝卜,切菜的切菜,煮肉的守着一口大锅烧火。热气腾腾中婆婆扭着脚跑进来,快快快,先把活儿停下,拾掇点吃头,亲戚来了!随着语声门口一暗,紧接着又亮了,婆婆走了,满屋子热腾腾的雾气随着婆婆的闯进又离去被撕裂了一个口子,轻柔的烟雾脾气很好,闹哄哄扑上去填补那个豁口。溢出门框外的雾气骤然遇冷,变得清凌凌的,凝成一些小水珠儿在冷空气里漂浮。

嫂子吧嗒关掉了开关,呜呜呜吼叫的鼓风机顿时哑了口。灶火口也不再一个劲儿往外喷炭沫子烧化的灰尘了。做啥哩?这大冷的天,也不知道啥亲戚这么爱浪门子,尽给咱们找麻达哩!嫂子重重地扫着案板,清理堆积如小山的葱蒜辣椒芹菜香菜和不久前出锅的凉粉。我自然从这恶狠狠的姿势中看出了她的不耐烦和无可奈何。是啊,这大冷的天不说,我们正在忙着准备过也贴的席面呢,这节骨眼上猛不丁地来个亲戚,简直就是给我们这些当儿媳的乱中添乱呢。我和嫂子一大早就起来

了，一头扎进厨房就在鼓风机的呜呜声陪伴下不停点地忙，站得一双脚底板又麻又疼，觉得都不像自个的腿脚了。但是婆婆已经吩咐了，就算我们再忙也不敢耽搁啊，嫂子眨巴着小小的眼睛望着我：做啥哩？妈也不说清楚就叫人做哩，我总不能把一双手剁了炒熟端上去吧？其实锅灶上的事情都是她做主，因为她年龄比我大，又比我本事好，念过书什么都不会的我是个没有权力的摆设，所以只能干笑。要不我去瞅瞅，看究竟来的个啥人？小眼睛亮晶晶望着我，提议。我心里很失笑，知道她看人下菜碟的老毛病又犯了。她这个人吃苦耐劳本事也不错，就是这一点不好，喜欢看人戴帽子，为人比较势力。

她噔噔噔踩着冷冻的地面走了。一会儿挟裹着一股凉风急慌慌冲进来：快快快，要快点做，人马上要走哩！说着抓起一把泡软的粉条当当当就切。接着切冻牛肉，还有白菜。我一看就知道要做白菜粉条炒牛肉了。她不愿意告诉我来的是谁，我也不问，反正我已经看出来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人，不是左邻右舍，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亲戚。左右邻居来了一般不做饭招待，随便端点现成的馍馍倒点开水就行，很重要的亲戚来了，那就要多炒几个菜，还要专门来一碟牛羊肉或者炒鸡肉。这个人应该处在不要紧也不能太怠慢的中间位置吧。

嫂子真是雷厉风行的人，她的菜切好了，我在小锅的灶膛里也早烧起了火，锅热了，她倒一股子清油进去，歪着头一看，倒多了，掂起勺子舀出来一些。等油在锅底冒烟的时候哗啦将牛肉葱花倒进去，刺啦刺啦翻炒，紧跟着将白菜帮子丢进去，然后是白菜叶子，最后是粉条。我看着这速度太利索了，禁不住提醒说这么炒，牛肉熟不好吧？

嘻嘻，管他呢，只要快就好，咱妈不是撵在勾子后头催吗？迟了肯定又要骂了！再说这个人也太急了，既然来了就多浪一会儿嘛，好像他家里着火了，这么急慌慌地赶回去灭火哩！

锅铲子哗啦哗啦响，一股香味在热气中游窜。

咣当——她拿过一个碟子出菜。我一看不行：还没熟好吧，至少得旋点水盖上滚一会儿吧，这回买的牛肉老得很。

哎呀,白菜没血,焐热了就能吃!年轻人牙口好,没事儿的,人家急着要走哩!话音落地,人已经一手端一碟子馒头,一手掌着一碟子白菜炒肉到了院子里。

时间很短,上房门帘掀动,人出了,公公婆婆,大伯子和我的丈夫,大家簇拥着一个年轻男人,隐隐见的是高个子,白面孔,头上戴一顶圆形白帽,站在丈夫身边高出了半个头。瞄一眼,好像不认识,我就没有窥探的兴趣,埋头给煮肉的锅底添火。婆婆和嫂子一起进来了,嫂子手里端着那碟子炒菜,还是她端过去时候的样子,看来亲戚几乎没有吃。

妈,这满儿长大了啊,变化也太大了,我都认不得了。人说女大十八变,我看儿子娃变化起来也是很明显的。嫂子快嘴利舌,说话像打机关枪。婆婆慢悠悠回答:这个娃娃有出息,打碎儿我就看着是个有出息的娃。他妈邋遢得很,锅台上脏得没个样子,自打这娃个子能够上案板,就学着做饭了。那一年割麦子哩,我们都去给你碎爸爸家帮忙,我前头赶回去做饭,进了厨房吓着我了,满儿袖子挽得高高的,站在一个高板凳上揉面着哩,脸盆子大的一疙瘩面,他的胳膊瘦拐拐的,咬着牙往开了揉。但是那面欺人,娃娃没劲,咋揉都揉不光堂,还越来越干了,都裂开了口子,他一看我来了,羞得跳下板凳,抱着一疙瘩面呜呜地哭。他还给他妈扫地抹桌子,做得可细数了,现在的哪个女子娃能比得上!看他拾掇的家里,炕上净得人不敢坐,就怕坐脏了。桌子上连一个灰尘渣渣都没有,干净得你没地方下脚!说到这里婆婆的口气愤愤的,好像谁惹她了。

我们都沉默着,婆婆的用意尽管表达得曲折,但我们还是能够明白的,她这是在转着弯儿地谴责我们呢,人家一个儿子娃都能做得那么好,想想我们这些做儿媳妇的吧,实在懒散得不像话了。我们妯娌还真的没有达到这个男娃娃的勤恳和干净。我们都沉默着,因为婆婆此刻的话我们都觉得不好接茬儿。婆婆的情绪激动起来就不肯轻易平息:看看吧,现在的女子娃,就知道猴,一个个就爱吃个好的,穿个洋气的,打扮得像狐狸精一样,啥都不干,手里拿着个手机唧唧唧成天忙着捣鼓,唉,现在的女子娃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最后一个字音吐出来,婆婆已经走了,矮胖的身子在室外的冷风里一扭一扭。

我和嫂子相视而笑。咱这老婆婆啊……嫂子把半声感慨咽进了肚子。这时候我才记起问她刚才说的是谁？谁是满儿？

哎哟哟——嫂子笑弯了腰：说了半天，你不知道满儿是谁？

我有点气恼，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们又没人告诉我嘛。

咱碎爸爸的儿子，老二，叫满苏尔，打小爷爷奶奶疼肠这个孙子，惯得很，就叫成了满儿。

我默默听着，在心里思想起碎爸爸一家人的样子。

碎爸爸高个子，狭长赤红的脸膛，一看身板就知道是庄稼行里一把好手。碎阿姨嘛，小个子，对人很热情，突出的特点是话特别多，能到什么程度呢？丈夫当笑话给我讲过，说当年碎阿姨娶进门，是个新媳妇，一家人要去山上割麦子，别人都前头走了，留下这个新媳妇在家烙饼子烧开水，等做好了就把干粮送到地里去。割麦子的人在地里等啊等，眼看日头爬上来老高了，还是迟迟不见送干粮的人出现。附近割麦子的人家一个个送来了干粮，吃完喝完，新磨了镰刀开始新一轮的战斗了。碎爸爸一家人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了，望断了目光就是不见南边的山坡上走来那个提着馍馍笼子和茶壶的新媳妇。碎爸爸实在沉不住气起身去找，他沿着回家的路小跑下山，到山脚下一看差点气歪了鼻子。他的媳妇把装馍馍的笼子放在地坎上，水壶在脚边，她扯着脖子在和路边地里一个女人说话。那个女人边陪她闲扯，边挥舞着镰刀割麦子。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又一次暗自失笑。我新婚那会儿这个碎阿姨来了，拉着我的手给我吩咐起做新媳妇需要注意的事情来，两瓣薄薄的嘴唇不停地说呀说，我又不好意思打断，只能乖乖听着，直到有人来拉她去吃席，她才算把我放赦了。这个碎阿姨人看着一般，本事却好，一口气给碎爸爸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我见过，一个个长得不错，模样像父亲，不像是那个邋遢妈能生出来的。唯独没有见过老二，原来他一直不在家。

夜里我在灯下看书，丈夫躺在枕上忽然发感慨说谁能想到呢，把满儿出息得这么好，长得一表人才，经也念得很好了。我觉得好奇：这个满儿真的有那么好吗？你

们一个个说起来咋那么称赞哩？早知道这么厉害，今儿也叫我去上房里看一眼嘛。丈夫呆了一下，笑了，指着地下的窗户根儿说：他就在那里，你不知道早看了多少遍了。我看一眼地下，那里钉着一个大插板，用电的时候就用上了，平时没事我很少去那个角落。满儿在哪里？我觉得丈夫真是越来越不靠谱，开什么玩笑呢？丈夫却一本正经，溜下炕光脚跑过去，踮着脚尖取墙上的一个相框。相框挂在那里很久了，从我嫁进这间屋子就见它在那里，新婚的时候我很殷勤，想处处表现一个新媳妇的勤劳和能干，总是把屋子扫得很干净，墙上也不允许有一丝的尘土。我曾经踩着凳子取下过那个相框，用湿抹布擦净了，里面是两个老人，中间站一个孩子。我看着不认识，就重新挂上去，因为高度的问题，加上总是很忙，所以从此再也没有取下来擦拭过它。

想不到一年时间，它重新蒙了一层灰尘，脏得根本看不清画面。等擦干净了，还是那一对老人，中间的孩子站姿依旧。知道他们是谁吗？丈夫目光炯炯。我仔细看，老汉，胡子垂在胸前，面相慈祥，一副一辈子操劳的常见农民形象，浓眉大眼大鼻子，和公公很像，但明显不是，因为他远比公公年龄大，看着有七十多岁了吧。再看老奶奶，白脸，尖下巴，眉毛很淡，神态间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薄笑。这不是嫂子的碎儿子舍巴吗？我指着中间的孩子说。舍巴这是和谁在一搭呢？他的外爷外奶吗？不像啊，他外奶我见过，不是这个长相，也比这年轻得多。

丈夫抱起相框，凝神瞅一瞅，嘴角拧起一撇不屑：啥眼神儿，真没眼光，这明明就是咱们爷爷奶奶嘛，你看看，爷爷和咱大多像，简直一模一样！

你胡说啥哩，不是说爷爷奶奶十几年前就口唤了吗？舍巴现在才三岁，咋能在一搭照相哩？我简直生气了。丈夫不耐烦继续捉弄我，干脆揭开了谜底：这哪是舍巴？这就是满儿，碎爸爸家的满儿！

哦，他是满儿？我认真打量，慢慢地从眉宇间捕捉到了一点点和碎爸爸相像的地方，但是和碎阿姨，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我顿时想起白天那个比丈夫高出一头的小伙子来，再看这孩子，觉得诧异，他已经那么大了？真快！

丈夫脸上显出追忆的神色：满儿乖得很，是爷爷奶奶最疼的孙子。有一年爷爷惹

了奶奶,奶奶给爷爷耍脾气,怀里抱着满儿,坐在沟畔上,说要跳崖寻死去哩。啥人劝都不行,最后咱妈过去了,说妈你想寻死你就寻死去,好歹把人家的娃娃放开,哪有抱着孙子寻死的?惹你的又不是一个三岁的娃娃。奶奶被问住了,张着嘴巴没话说,只能乖乖抱着孙子回家了。不过从那以后咱妈可算是把奶奶得罪了,呵呵,奶奶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一辈子跟爷爷别别扭扭的,不过满儿真是她最疼的孙子。

我丢开相框继续看书,一个西海固的孩子,幼年时候沾爷爷奶奶的光跟随他们拍了一张合影,被人简单地装裱了,挂在墙上,一挂就是十几年,如今,照片里的老人早就作古,而孩子长大了。这有什么十分特别的地方吗?好像没有,这十几年中有很多孩子都长大了。有的人留下了照片,有的没有。在我们西海固山区,这样的例子很常见,我们姐妹小时候就没有留下这样的幼年照片。毕竟照相在我们小的时候还属于较为奢侈的行为。

开春后我们婆媳几个在院子里切洋芋籽种,春风干裂,简直能把人的脸吹成老汉粗厚的脚后跟。婆婆在风里忽然抿着嘴巴大笑,笑得伏倒身子,一会儿爬起来,说:想起一个失笑的事情!我们都抬起头,等着听她讲事情。婆婆却卖起了关子,一个人又笑了一会儿,才消消停停说:那是哪一年呢?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冬天,下了一场冰溜子,你们奶奶一辈子懒惯了,出去尿尿,嫌穿她自个的鞋费事,就随便套着你们爷爷的大鞋出去了,下台子的时候一个背仰子,下去就把大腿绊断了。嗬嗬,你们碎阿姨一看这断了腿睡在炕上肯定要自己伺候哩,就不想要老婆婆了。我们妯娌几个下去看婆婆,坐了一炕女人,你们碎阿姨在地下做饭,故意把勺子铲子摔得哗哗响,那是在给我们撒气呢。满儿一直蹲在地上给他妈烧火,忽然站起来说他不烧火了。他妈刚把一锅面下进锅里,慌了,问他烧得好好的,为啥不烧了?既然烧就要把一锅饭烧熟。满儿黑着脸反过来问,那你为啥不好好伺候我奶奶了,既然伺候就要把一辈子伺候出头!你都不能坚持,有啥理由叫我坚持哩?他妈气急了,抡起铁勺子就往儿子头上打,骂他不是自己养出的儿。满儿跑到门口笑眯眯说我大不也是我奶奶养出的儿吗?你是我大的女人,你不想孝顺我奶奶了,等以后我们弟兄娶了媳妇,我们也叫我们的媳妇不要孝顺你!

婆婆说完了又笑。我觉得奇怪,这好像没什么可笑的地方。儿孙不孝的事情在今天实在太平常了,再说就靠孙子那一句傻话,又怎么会扭转父母的心意呢?婆婆却依旧显得很激动:你们猜当时满儿几岁?五岁!站着还没有锅台高。但是人鬼精灵得很,他这句话还真是让你们的碎阿姨害怕了,她说娃娃这么碎就这么说,等将来她老了娃娃真不管就完了,从那以后她不敢再嫌弃你们奶奶了。

我还是觉得这故事没什么新意,就闷头只管切洋芋,心里盼着这苦活儿早点干完我们好解脱,回去好好缓一缓。只有嫂子面色含笑跟婆婆东拉西扯说一些不咸不淡的闲话。婆媳间就是这样,因为不是亲生的,关系有时候很亲,有时候又有着天然的隔阂,总之是很难做到亲生母女一样赤心热忱的。

满院子响着叮叮当当切洋芋的声音,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垫着一个木头板凳,切久了,板凳上积了厚厚一层泥水。坐久了,站起来,腿疼得抽筋,脚麻了。婆婆看着面前堆积起来的一大堆白花花的洋芋块儿,说够了吧,明儿的够种了,后儿的明儿再切,今儿主麻日,我换个大水去。说着进屋去了,我和嫂子懒洋洋坐在春阳里。

干农活就是这样,长时间超强度的苦活,让整个人的身体变得僵硬呆滞,感觉那四肢简直就不是自己的了。今天还是有点悠闲的,因为公公不在家,跟随寺里的阿訇乡老等人到二十里外的一个庄子送埋体去了。公公不在,我们中午这一顿饭可以免去不做,随便一点,开水馍馍和咸菜,凑合凑合就能打发。春乏厉害,加上这一个月来一直忙着种地,我们真是累得要散架了,一天时间内做三顿饭,那种琐碎和劳苦,只有我们做儿媳妇的才清楚。

婆婆刚灌满一塑料壶热水放在窗台外面准备洗小净,电话响了。我和嫂子同时竖起了耳朵,最怕的是这时候忽然公公来电话,说他回来了,要家里准备做饭。我们多么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啊。

门帘子一颤,婆婆飞出来,嘴里喊:快快快,谁快去下庄子给你碎爸爸送个话,蹦蹦车翻了,满儿腿碰折了,大腿折了,正在往县上送哩!

啊?!

我和嫂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傻了,这是哪里冒出来的话?好没来头

啊。婆婆怒了,忽然跳下台子,在地上只绊脚:你们到底去不去?你们仗着年轻人腿脚好就来为难我这死老婆子是不是?好啊,我自个去就是了,不用麻烦你们了……随着语声她跑了出去。

我们如梦初醒。自然不能叫婆婆去,去碎爸爸家的路不好走,得下一道陡坡,过了沟,再爬一道长坡才能到。可惜碎爸爸家里紧困,不然装个电话多方便。

嫂子冲出门赶过去截住了婆婆:我去我去,我跑得快!随着语声一溜烟,人已经被大路边高大的地坎挡住看不见了。

婆婆回去换水。

暖壶里没水了,我去厨房烧水,女儿醒了,哭得不行,我只能抱着她,一边烧火一边在心里禁不住想:满儿不是在外面念经吗,怎么忽然就说碰了腿呢?又怎么会是公打来的电话呢?究竟怎么回事呢?

火在灶膛里哗哗燃烧,我看着火,心里忽然觉得这摇曳的火光扑哧扑哧抖得厉害,让人感觉很不踏实,好像日常生活里的一种恒常的平衡要被什么打破,禁不住抬头看看屋外,阳光落在黄土院子里,落在新切的洋芋那嫩生生的白茬口上,阳光也有了形状,一块一块的,好像伸手就能抓住一把。早切的部分已经变得陈旧了,切口上流出的洋芋水变得黑乎乎的。

大腿断了,从乡下送往县城的医院,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吧,那得多疼啊,是不是像洋芋切口一样地淌血呢?是不是骨头茬子也露出来了,白生生的,像这刚切开的洋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象这残忍的画面,好像有一个鬼钻进我心里来了,一个劲儿撺掇着让我不停地去想象。想象让我的心很不安稳,高高悬着,觉得心惊胆战。

电话又响了。嘟嘟嘟叫了好一阵,叫声在春日中午的暖空气里显得孤独极了。婆婆呢,为什么不接电话?平时她接电话可是很利索的。

水开了,关了鼓风机,嘟嘟声还在固执地叫着,我忽然记起婆婆在换水,我得去接电话。赶忙把女儿丢在院内的洋芋堆上,小跑进屋。我从来没有觉得电话的铃声这样单调难听过。恰好婆婆也冲出水房子,先我一步扑到了电话边。她接,就没我

的事儿了,我拎了暖壶去厨房灌水。

唉呀呀呀——婆婆忽然跑出来,站在台子上大哭。

吓得我手腕子一软,一马勺开水差点淋在自己脚上。

我给她当了一年多儿媳,没有见过这个女人这样大哭过。我慌乱得六神无主,丢下马勺和暖壶,出来站在院子里惶惶地看着她。这时候忽然觉得很遗憾,她要是我的亲妈我就能直接问她为什么要哭,谁惹她了?可是我不敢,她是婆婆,万一是我哪里惹了她呢?她忽然腿一软就直接坐在了台子上,因为开春风大,加上院子里正在切洋芋,水泥台子总是扫不干净,脏兮兮的,婆婆顾不得管这些,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哀哀地恸哭起来。难道中午没做饭她不高兴了?还是我刚才没接电话她多心了?婆婆不像这么小心眼的人啊。

娃娃呀,不好了,满儿完了,你碎爸爸家的满儿完了,送进医院还没顾上抢救就完了!哎呀,我命苦的娃呀,好好儿的咋说殁就殁了哩?真主呀,把人心疼死了——

婆婆的哭声吓坏了我女儿,她摇摇晃晃站起来,踉跄着步子赶过来要往奶奶怀里钻,婆婆挣扎着站起来,不理睬孙女儿,抹着眼泪说要去下庄子走一趟,碎爸爸一家人肯定还不知道消息呢。

我呆呆目送婆婆走出大门。这一刻我忽然感觉婆婆那一贯威严的表情也许只是一层假象的薄壳,现在伤痛让这层壳裂开了,我透过裂缝看到了硬壳下掩藏的柔软。婆婆这个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的妇女,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有着不肯轻易向我们呈现的柔软和脆弱?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站在门口看到上庄子的人乱纷纷往下庄子赶,马家户大,算起来,上庄子和下庄子的都有着远近不等的血缘关系。最上庄的堂阿姨拧着圆碌碌的大屁股快步往下来跑,见到我老远喊:去吗,去看看吗?估计拉回来了,唉,可惜了,一个好娃娃,真是个好娃娃,可惜了啊可惜了——我摇摇头,女儿太小,我抱着她不方便,路不好走啊。堂阿姨脚底下卷着一股风小跑走了,看得出她刚从地里种洋芋卸了牛,手和脸没顾得上洗,衣裳没心思换,就那么带着一身泥土跑远了。

满儿,满儿,现在看来消息是确定的,这个孩子出事了。